

指

從沒見過如此蒼白無力、
影子似的太陽，才下午三點半鐘，
落日像一圈薄薄的彩紙，毫無分量地貼在江上，
在茫茫的天被映得慘慘的。

點

松花江還沒過完，
落日已完全失去威力，
連影子也隱去了，
僅賸一暈模糊的淡紅。

天

公園疊銀砌玉，
沿斜坡用冰塊砌成的萬里長城，
一路蜿蜒下去，若非身上臃腫，
女兒真想一路順溜下去……

涯



●施叔青 / 著

I24
S56

聯合文叢

023

指點天涯

●施叔青／著

聯合文叢 023

指點天涯

作 者 / 施叔青
發行人 / 張寶琴

出 版 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
地 址 /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六樓
電 話 / 7666759 · 7631000轉672
郵撥帳號 / 1150424-4聯合文學出版社
登 記 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

印 刷 廠 /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總 經 銷 /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 創新書報股份有限公司
地 址 /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電 話 / (02)6425518

出版日期 / 78年6月30日 初版
定 價 / 120元

版權所有●翻印必究

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》

指點天涯又一章〈代序〉

1

四月底飛往上海領《文匯報》頒的遊記散文獎，回香港正逢蘇富比瓷器古董拍賣，一件德化白瓷千手觀音，面相眼眉、蓮花座的瓣瓣雕工，與家中所藏這尊酷似，女兒認定是出自同一匠人之手，她曾親手從廈門坐船捧回這尊白瓷觀音。

我的大陸之遊，遠較獲獎的〈哈爾濱看冰燈〉為早，八〇年帶著剛上小學的女兒，重覆父親年輕時的經歷，坐船到剛對外開放的福建，和他同樣顛搖於台灣海峽，父親回憶當年暈浪的船客，來不及細嚼就吞下的麵條，吐出來還是一條條，沒想到我在這艘西班牙舊船改建的「鼓浪嶼」號船頭立久了，海與天也搖晃了起來，醉酒似的撲進廁所，「不準吐在洗手盆內」，血一樣厚漆寫的警告。「吐在旁邊鉛桶裡」，幾個吐字在我胃裡翻絞。

浪平之後，擴音器播放餐廳供應米粉湯壓驚，我怕等下吐出一條條米粉，寧願在甲板上吹

海風，何況船上的伙食簡直難以下嚥，中午勉強吞下的炸魚，還石頭一樣撐在那裡。

當年父親搭的小船，幾天幾夜的航行，被我們船上一宵沈睡所取代了，廈門飛機場恢復飛行那還是近兩、三年的事。

對鹿港人特具意義的泉州，才是我們此次尋根的去處，廈門、鼓浪嶼幾天權充遊客。著名的南普陀大佛寺，檀木雕刻的千手觀音法相慈悲，堪稱傑作。藏經閣樓下的柱上，張貼住院和尚的每日時間表，清晨四時必須起床唸經，好不辛苦。

幾天船上廈門賓館無從下箸的伙食，南普陀的兩頓素齋總算有所補償。

齋堂設在廟院一角，廚房很大，以大陸標準算是乾淨的。磚牆上貼著以後幾天預訂的素席，全是政府單位，普通小民百姓想一入廟內嚐一口素齋，看來並非易事，當然這是八、九年前的景況。

十二道素菜，每道都有個名目，由冷盤「彩花迎賓」開始，閩南盛產芋頭，「香泥芷珍」，芋泥在當中，旁邊配以綠色的新鮮海菜，可口之至，「白壁青雲」的青江菜甜嫩極了，兩道湯，一道「南海金蓮」，蓮子入口即化，「半月沈江」用的是蘿蔔與筍。

第二次去換了燒二冬，吃罷路過廚房，見到一個小和尚捧了個籃子在剪空心菜當中那條粗梗，一葉葉剪，很過意不去。

廈門、鼓浪嶼的幾天盤旋，驚訝於鄭成功反清復明的遺跡不僅僅是市內一條思明路，當年屯兵的山寨，石頭寨門依然矗立，登上龍頭山下望，過去鄭成功曾在廣場操練水兵，廈門公

園的角落，傳說他埋伏樹叢，暗殺酒醉夜歸親向滿清的堂兄，此舉改變了台灣的命運。

而坐在鄭成功紀念館的牆垣，一如台南赤崁樓的風情。

一九二六年，魯迅從北京南下執教廈門大學國文系，他給許廣平的信中，對廈門並無多大好感，獨對此地的古蹟另眼相看：

「我對自然美，自恨無敏感，但好幾天忘了鄭成功的遺跡……」

他在廈大的住處，現為「魯迅文物陳列館」的一部分，保存當年的原貌，木板床簡陋之至，大書桌後的書櫥，擺了《史記》、《元曲選外編》、《大唐西域記》等書。

而捐建廈大、集美學村的陳嘉庚，被他栽培過的學子以他的故居、墳墓來紀念。

沿著鼓浪嶼海邊而建的「菽莊花園」，出自板橋林家花園同一個主人，我卻只能抱著逛公園的心情，眼前閃進的竟是廈門大學「人類學博物館」極為特殊的那一室藏品。

西方觀念的人類學博物館，是集中展覽落後原始民族漁獵、農耕用具、製陶織布和宗教儀式，廈大主要還是展覽中國歷代文物，加上近幾十年來福建出土的古墓明器等殉葬遺跡。

然而，那一室與中原文化大異其趣的陳列：阿拉伯文的石棺、墓碑、婆羅門教、摩尼教的遺跡殘件、基督教十字雕像，卻顯然是另一層意義的人類學。

2

終於我們出發到石棺墓碑原來矗立的所在——泉州，古城殘留的幾處古蹟，標示著唐宋以來國際性海港的過往，東門外的穆斯林聖墓，傳說埋葬穆罕默德四個弟子的靈山，和西面的草庵散髮披肩的摩尼佛遙遙相對，塗門街宋朝初建的清淨寺，僅存的拱門和圍牆，看出敘利亞的風格，殘存的阿拉伯文石碑記載建寺的緣起，旅居泉州的伊斯蘭教徒，把大馬士革的禮拜寺搬到異地重建，在祈禱聲中治療鄉愁。

在已然沒落沉寂的泉州穿街走巷，城南外國人集中的「蓋坊」早已不知去向，就是北宋崇陽門外的花巷、打錫巷、風爐巷、蓮燈巷等作坊也無跡可尋。

不要說我，連二遊泉州的馬可孛羅也來晚了，他沒趕上晚唐李義山詩「桐花萬里丹山路」、韓偓目睹「不見人烟空見花」的景象，馬可孛羅所到的泉州，仍以刺桐為名，但遊記中對刺桐樹隻字未提，令人懷疑元朝的刺桐城早已名不符其實。

晚來了七百年的我，對馬可孛羅眼中僅次於亞歷山大港的泉州極盛風光：「運載香料、寶石、綢緞出入海港的百餘船。」也只能憑後渚出土的宋代海船殘骸去想像，比馬可孛羅晚到半個世紀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巴都他目擊的「四層大樓船」也已屍骨無存。

北郊清源山頭，道教的北斗殿、真君殿倒塌成平地，卻有一尊高達五公尺的宋代老子石像，

左手安放膝上、右手憑靠桌几，悠然自得地在天底下坐了一千多年，道教至尊的老子，善眉慈目與天地正氣融為一體，得道的途徑與山那一頭長眠的弘一法師何等迥異，法師嚴守「日中一食、樹下一宿」的律宗苦修，臨終留下「悲欣交集」又是何等的境界。

還是從眾神的山巔回到凡塵人世吧！蔡裏為母親還願捨金所造的洛陽橋，千年前的「筏型基礎」橋墩建築震懾了不馴的海潮，宋代「萬古安瀾」石刻至今傲然挺立，過了橋，八〇年的泉州，尋常人家紅磚圍牆露出的鳳凰木、蕃石榴樹，三輪車在不平的碎石路咯吱搖晃、繚繞的鄉音、街邊小肆的魚丸米粉……都使我有回到鹿港的感覺，迎面老婦古風的髻上插了串含笑花，白水粉的臉挽了個菜籃，不正是從街市買菜走來的同鄉？身後一陣踢躡，木屐換上塑膠拖鞋、花布衣褲，儼然廿年前故鄉人的打扮。

我加快腳步，找訪一心懸念的開元寺。小時候坐在龍山寺廟場老榕樹下的耆老，芭蕉扇指指地上鋪的青石板：

「每一塊都是長山運過來的！」

寺廟樑柱的福州杉，也是一船船揚帆而來，雕工古樸的龍柱，更是出自泉州師傅的傑作……龍山寺等於是泉州開元寺的縮影！

然而，一腳踩入紫雲屏，立刻被占地八萬平方公尺的大建築所吞沒了。

傳說開過蓮花的千年桑樹，勢如龍蟠的枝幹，點點翠綠向朝聖的我細說從頭：廟址原是黃守恭的桑園一片，僧人托夢「欲化其地為寺」，辭曰：「待桑樹生蓮花乃可！」。

結果神蹟出現，為取建寺的起源，初名蓮花寺，唐玄宗才改為開元寺。開山祖名僧匡護大師講《上生經》，千多個和尚聚而聽經，可見唐時香火鼎盛，印度名位高僧、西域大師也都曾到訪入駐講經，開元寺十奇之一的「袒膊真身」，即是印度僧人釋智亮的塑像。

五代時繹弘則又曾在寺中傳律宗，近代圓寂泉州的弘一法師便是苦修律宗。

拜亭盡頭的大雄寶殿，建殿之時據說紫雲蓋地，又名紫雲大殿，懸掛「桑蓮瀛界」四字扁額的重檐歇山式建築，為明代重建，殿內、外幾處風情為傳統殿宇建築所罕見。更不要說偏遠島上的龍山寺了。

後廊上兩根青石方柱，是從現已不存的婆羅門教堂移過來的，柱上刻有印度、錫蘭神話故事，當年工匠出於何種心態，筆者不禁尋思，安置了兩隻異教徒的神柱？難道不怕觸犯大殿的釋迦牟尼、阿彌陀佛金身？

然而，只消仰起頭往月柱殿頂一望，繁複的木門棋廿四尊飛天樂伎，彈琴拍板、吹笛吹笙，或雙手捧物，造型神態也同樣充滿異國風情。

海港沒落以前，漢人、色目人五方雜處的另一個證據，是殿前的方形石平台，浮雕著波斯風的人面獅身像，最耐人尋味的是獅子的前足持了一朵蓮花，顯然也是從別的寺廟移來的。

泉州歷史上回教、婆羅門教、基督教並陳之外，尚有何種神祕信仰，供奉如此剛柔並濟的獅子與蓮花？

我怎能在眾教和平共存，東、西還有古塔相鎮的開元寺找尋足以與龍山寺認同的痕跡？這座奇蹟遍處的古剎容納了泉州唐以降的千多年歷史，而故鄉鹿港的發跡，遲至明初施行海禁導至泉州國際港的沒落之後好幾百年！

佛祖前香爐的捐鑄人使我的心一動，鄭芝龍，反清復明，改寫台灣史的那位英雄之父！而後我終於在藏經閣找到了牽聯海峽兩岸的證據——道光七十年「鹿港郊公置」的鐵鐘！鐘上銘文記載泉州、鹿港通商往來的史料。

回到拜亭，才一轉身，老榕樹鬚下，閒談下象棋的老人，使我以為回到鹿港龍山寺……。

目次

指點天涯又一章〈代序〉

1 ● 萬塔低眉的菩提園

17 ● 清邁古廟風土尋踪

31 ● 古印度文化尋踪

69 ● 哈佛五日

87 ● 變色的「人間天堂」

99 ● 內蒙草原騎駱駝

111 ● 火洲行

127 ● 庫爾班節

131 ● 敦煌

139 ● 避年

145 ● 哈爾濱看冰燈

155 ● 馬可孛羅歸來

萬塔低眉的菩提園

緬甸七日遊

突然之間，中南半島版圖最大、資源最豐富的緬甸，打破了沈寂，老百姓走入街頭，趕走尼溫，結束使緬甸民窮財困的專制社會主義制度，消息傳來，興起筆者緬甸七日遊的記憶。八五年緬甸開放准許遊客入境七天，筆者參加一佛教藝術尋踪團，從曼谷乘坐緬甸唯一航空公司飛抵簡陋的仰光機場。雖已入夜，旅客擁擠，團友們尾隨行李車往外走，以為可以集體過關，沒料被截了回來，海關人員公開索賄，向領隊伸出兩個指頭，有兩個部門要賄賂，區區一條洋煙不算數，團友們只有紛紛奉獻。

輪到填寫匯率單，每個人須在面無表情的官員面前發誓簽名，答應以後在緬甸的七天，每次換緬幣，不論巨細，均得一一記下。幾個小時的枯坐，有位團友說她在曼谷機場看到一隻猴子，由一個女人拉著上飛機；筋疲力盡的虛脫中，如果她說有人帶了頭大象在候機室靜坐，我都會相信。

折騰了半天，接機的女導遊又宣布以後七天的行程，剛好與香港旅行社的安排，順序整個顛倒過來，照領隊的策畫，我們一行十九人將順著年代，從古都蒲甘、曼德勒、東枝做一次歷史文化的巡禮。女導遊毫無妥協之意，將我們送到茵雅湖酒店。

隔天早晨，在陰暗點燈的餐廳吃早餐，外邊是如夏的二月晴天，當年俄國建築師，何以會在終年長夏的仰光，設計如此陰暗的餐廳，實在難以理解。

領隊力爭無效，行程還是硬給顛倒過來了，先到東枝府遊英萊湖。

緬甸是個多民族的國家，古代曾經統治緬甸南部的孟族，最早從斯里蘭卡傳入佛教，後來

被人數眾多的緬族同化，現今克倫族、撣族、欽族等人口比例，遠不及占百分之六十五的緬族。分布於東部撣邦高原的撣族，與中國西南的傣族，泰國的泰族，寮國的佬族同屬一民族，撣族地處高原，反對政府的叛軍出沒山林峽谷，除了東枝市區，遊客不准入山。

飛抵東枝，海關入境得出示護照簽證，有如身臨異國，令人費解。緬甸於一八八六年淪為英殖民地，東枝由史葛特爵士一手建立，還設了學校、城市在山間盆地之上，由於地形高，氣候類似「四季無寒暑，一雨便成冬」的昆明，為英國殖民者夏天避暑之處。

接機的導遊是個豐腴懶散的中年女人，父親是回教徒，母親則信奉佛教。東枝也有不少基督教徒，各種宗教雜處，是個和平安寧的山城。居民用竹木茅草搭屋，上層住人，門前懸掛蜂巢，用來辟邪，為了防止蠍子、蛇從房頂掉下來，家家寢室皆掛蚊帳，下層則養馬、家禽，居民種糯稻和煙草。

去酒店途中，參觀當地盛產的煙草工廠，試了一口雪茄，剛捲的煙葉仍溼，澀苦極了。

下榻的Strand酒店，英國殖民殘存的標誌，房內設備簡陋，在昏暗的燈光下咀嚼食而不知其味的緬甸菜。團友帶進徘徊門外的華僑青年一同進餐，他自稱姓林，上幾代從福州來落戶，畢業於曼德勒大學，因不肯入緬籍，至今找不到工作，整天抓住遊客練英語，對外頭世界充滿了好奇與嚮往。晚飯後我和三位團友應邀到他家作客，街上闔黑，只靠他手上的手電筒勉強照明，路過天主教堂、錫克神廟、佛堂並列的大街，來到他鐵門深垂的家。被吵醒的父親用一口福州話邊罵邊來開門，見了我們才訕訕止住。據林老先生說，東枝約有五千名華僑，

他大兒子經營酒和豬隻批發，生活不俗。但他卻當著小兒子的面說他腦筋有問題，畢業了三年整天無所事事。

臨走時，這青年帶我們參觀他的藏書，抽出林語堂的《生活的藝術》、《羅素論文集》預備深夜長談。我趕緊告辭出門，他又堅持陪我們走了一段路。看得出他很寂寞、很孤單，在這隔絕的東枝，他的求知慾被當成笑談，連自己的父親都嫌棄他。

隔天起了個絕早，去看Indra族五天一次的趕集。附近少數民族穿著傳統服飾，等載青菜、豬隻的騾車搖擺來趕集。當地導遊坐在條凳上吃緬式早餐，油炸的麵食，澆上熱熱的濃湯，可口得很。這天正好是情人節，團中一位脫離摩門教，以中國道教為博士論文，現教哲學的美國人，抱了一大叢紫紅雛菊，送給年長的女團友，引得拍手聲四起。

來東枝的目的，是為了遊英萊湖，坐上三丈長的獨木舟，兩邊蘆葦、蓮藕高可及人，行船二十分鐘，視野豁然開朗，湖面如鏡，一如昆明的滇池。邊過來的小漁船，船夫不用木槳，而以獨腿划船，為英萊湖的奇景之一。湖上有三十多個村子，建在腐草和浮土結成的浮島，一百多年前，附近少數民族為了逃避緬、泰兩國無休止的戰爭，隱居到這世外桃源，自稱為「湖的子民」，在浮島上種植蔬菜，捕魚維生。

獨木舟的馬達聲驚醒了陽光下沈睡的湖，滿載水果、鮮花、進香的供物、小銅佛等紀念品的小船，箭一樣滑過來，頃刻之間形成了一個水上市場，把我們團團圍住，日午的陽光針刺一樣熱辣，買了頂就地取材海草編的大草帽遮蔭，從帽簷下舉目四望，和尚靜修的寺院，離

地蓋在水上，是怕動了凡心的佛門弟子半夜潛逃，才築起孤島一樣的寺院，孤伶伶突出水面？！果真竹編的窗口，黃色的袈裟晃過，難耐清修的小和尚，在偷窺寺外紅塵！我忍不住向他招手，卻早已失去踪影。

買了一條「湖的子民」引以為傲的織花圍巾，上了岸邊的廟，裡頭供奉的五尊佛像，還是十二世紀時喜愛旅遊的土王從馬來半島佛廟請回來的，一直擺在湖邊山洞，幾世紀後才發現，蓋了廟供奉金身，信徒往佛像貼金以示虔誠，五尊佛看來已像五粒金球，完全失去本來尊相。每年節慶，以佛廟為中心的儀隊遊行十分壯觀，湖上獨腿划船競賽更是不可缺的慶祝活動。內陸小飛機把我們載到中部的曼德勒，緬甸第二大城市，一八五七年，英明的緬王明東依照佛教古老的預言一手建成的「金城」。

傳說釋迦牟尼曾與弟子阿難遊歷曼德勒山麓，佛陀向信徒宣稱：在佛教建立的二千四百週年，山腳下將出現一座以佛教教義而建的首府。

明東國王篤信佛法，將十五萬人口從「多寶之城」的古都因瓦城遷移到曼德勒，建築新都，以光耀佛陀預言。

著名的曼德勒山，海拔二二六米，在亮麗的陽光下，無數的白塔、佛寺沿著廣闊的山麓斜坡披散開來，蔚為奇觀，顯見當年佛法鼎盛、信徒虔誠香火不斷的風光。

朝拜聖山的信徒，從山腳下沿著一千七百二十九級石階爬上去，蜿蜒如蛇的山道，頂上人字形的遮蓋，香客不怕日曬雨淋，兩旁設有石椅，爬累了可坐下歇腳。石級外山坡大小小